

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之一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编

穆家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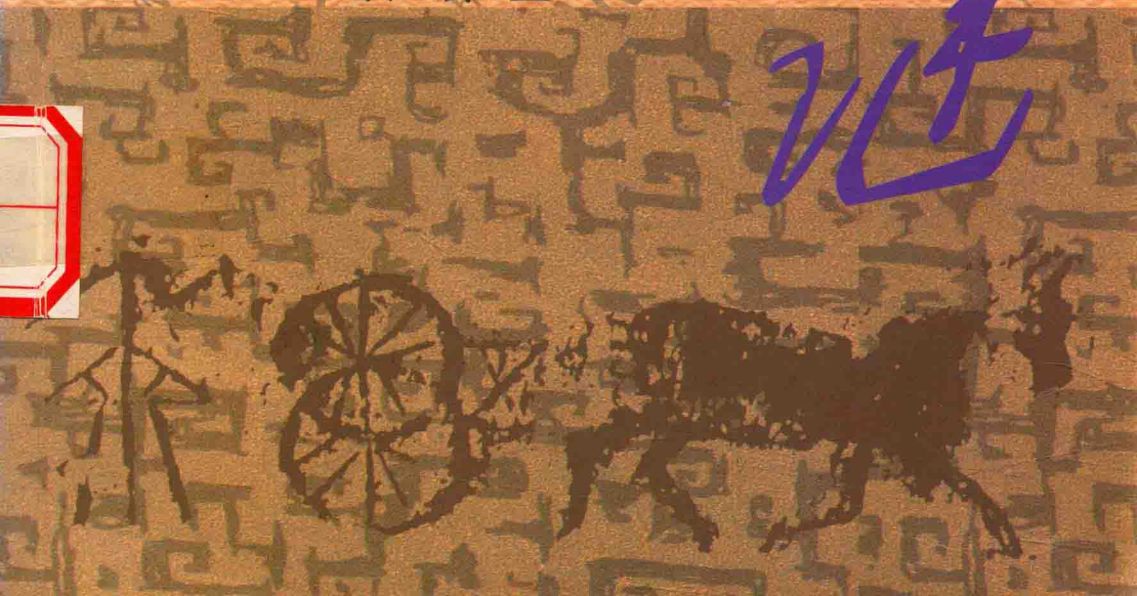
主 编：葛镇亚

执行主编：胡长斌

钟永玖



记



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之一

穆家川之谜

主编/葛镇亚

执行主编/胡长斌 钟永玖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编

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编委会

顾 问：谢培庸

总 编：曾祥铤

副 总 编：田兴詠 谢尊修 王 刚 黎 铎
葛镇亚

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之一·穆家川之谜

主 编：葛镇亚

执行主编：胡长斌 钟永玖

曾祥铤

广集成裘之腋

——『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总序

作者系遵义市
历史文化研究会会
长。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近五年来，定期刊出的 19 期简报《遵义历史文化》，以及独自或与有关单位联合编出的十数种文集，在宣传遵义历史文化的同时，向会员和其他爱好者、研究者提供了信息，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资料。种种原因，使有的重要信息未能及时交流，有的零散资料未能有效汇集，这就催生了这套不定期的“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的编出。

“丛书”一辑一个专题，而辑入的篇章并非对这一专题方方面面的诠释或演绎，也不是对这一专题展开的论述，只是至编辑时所汇集到的与之相关的“资料”而已。其目的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部分资料，提供一些线索，同时也激发同类资料的发掘与搜集。

“丛书”辑入的篇章，或为文献的摘引，或为考察的陈述，或为口碑的记录，或为成篇的短文，编者虽有取舍，入集的，其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倾向。有的情况，有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而相反，这是“资料”特性所在，而这往往成为某些研究的人手之处。

“丛书”每辑容量各各不同，这为编辑时所拥有的资源所限。有的专题须尽快推出，资料虽相对较少，也不得不迅即烧制成引玉之砖；有的资料较为丰富，甚而还可再出续集。每辑资料，大

多来源较广，有的则为个人一己之藏。个人半生甚而一生所集，供作大家研究之资，实堪敬佩。

“丛书”中之资料，既已成为“料”，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成果。这些散见的成果，以某一专题为线索，将它们汇集在一起，既成为某一专题深入研究的基础，显现其“被引用”这一特定价值，且汇集成册，不易散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积淀。

“丛书”为内部交流资料，这“卑微”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它价值之低与作用之小，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粗制滥造、随意为之。它是成裘之腋，它应当与裘一样精美与高贵。它既名曰“遵义历史文化资料丛书”，理应在遵义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在三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恳望广大会员一起动手，织裘的同时，也广集成裘之腋。

2009年12月5日上午毕

总 序

曾祥铤

001 广集成裘之腋

序

常 言

001 谜在何处?

文化视点

曾祥铤

004 千年烟云待求索

曾祥铤

008 穆星天入播

汪宗虎

010 穆姓源流浅议

李连昌

012 漫说遵义老城

穆健玮

023 研究遵义穆氏文化的意义

禹明先

029 唐宋元明四代播州疆域

钟永玖

035 拂去穆家庙的历史烟尘

胡长斌

040 一部遵义历史的简明全本

长话短说

谢兴尧

043 杨穆关系论

葛镇亚

045 闲话落炉

穆 静

047 穆氏精神

陈 腾

049 穆家寨

酉蕾宁

051 小家谱与大历史

韩可风

054 播州穆氏

郭莹虹 刘玉路

055 落炉印象

穆荣海

057 穆家川的由来

旧谱录珍

穆仕炳

059 谱牒撮要

“穆”风栉雨

穆禾南 穆仕乾

073 海龙囤的由来

穆荣海

078 遵义穆氏迁徙考

穆荣海
穆禾南

086 穆家川地名考
092 穆氏祠堂考

沧桑有痕

穆仕贵
穆贵江
穆仕贵
穆仕贵 穆贤华

099 千年古刹开封殿
101 风雨穆家寺
103 典觉宗祠毁坏记
105 数典话安居

访山问水

穆邦辑
穆禾南
穆风竞
穆贤华
穆仕华
穆仕贵
穆荣海
穆禾南
穆贤华
穆禾南
穆秀明
穆贵明
穆风琴 穆风竞

118 穆捨渡
120 落炉采风记
123 寻根觅祖贵州行
126 千里寻踪
130 闵山二题
133 典觉坝寻根
136 寻找穆家湾
138 习水有尊国公像
141 楠木洞警世碑
142 “三抚洞”寻踪
144 马超田访问记
146 沧桑天池岗
148 “爽”老爸

湘江声韵

穆仕华
穆禾南
穆仕炳
穆首成
穆首成
赵显煜
陶占伟

150 历史的记忆
152 怀古
153 联宗有感
154 相聚穆家川
156 游贵州感赋四首
157 落炉颂
158 落炉行

黔 汉

159 《穆家川之谜》跋

常言

谜在何处？
(序)

关于穆氏人播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就有文章在当地报刊发表，但都比较零碎。2005年12月18日，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就穆氏人播展开讨论。与会者认为穆氏人播作为一个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讨，因为这课题关乎遵义历史；在研讨中，会长曾祥铨强调：把该读的书读到，把该走的地方走到，跳出小天地，开辟新领域。2006年3月中旬，正是山花绽蕾之际，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近30位文化人士或文学爱好者驱车赶往落炉村采访。落炉村地处遵义县西北陲，与仁怀、桐梓交界，村中大多为穆姓，他们数典怀祖，追崇穆星天为人播始祖。这次采访，开启了穆氏人播研讨的田野考察活动。之后，将考察成果汇编成《历史的结点——遵义县落炉村考察散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历史的结点》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一个脚踏三县的小村庄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话题；还吸引了遵义市老年摄影家协会等单位和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光顾与采风。当然，《历史的结点》只是撩动了穆氏人播的重重帷幕，要想深入其间，谈何容易！

那末，穆氏人播的真相隔我们有多远？从时间上看，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至今，历史

作者系遵义市
历史文化研究会办
公室主任。

的脚步也已匆匆走过了一千一百三十三个年头，其间的战乱、瘟疫、饥馑，历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倘若当年真有这样的历史信息，恐怕仍是难以保全，早已随风扬散。于是，清代一位伟大的学者郑珍编纂的一部伟大的著作《遵义府志》迫于史料奇缺，终于在这部天下名志中留下空白，也就形成一片历史的荒芜。从空间上看，穆氏当年聚穆家川而居，繁衍三百年后，至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因杨氏土酋集团将治所迁往穆家川，或与穆氏共同经营穆家川，或在杨氏的势力下其他居民委曲求全，继续在川之一隅生活。又过了四十余年，杨粲动武斩杀穆永忠，譬如一石入水，定会溅起浪花，于是穆氏迁徙他乡，而至桐梓响水田一带生活。到元末，公元1362年，爆发红巾军起义，社会陷于动荡，生活无法安宁，生活在响水田的穆氏又杀骡祭天，各分四方，星散于长江两岸或赤水河一带。落炉村的穆氏后裔，只是当时族群分散中的一支。又历两百多年，发生在长江与乌江一带广袤山水间的“平播战争”爆发了。战后，当地土著居民“十存一二”。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即平播之后的第二年，播土被一分为二，且实施改土归流。经历过如此惨烈的剧烈变革，穆氏和其他土著居民一样，再次奔命天涯。斯时矣，谁也没法保存下来自祖先的信息，穆氏、杨氏和其他土著居民从此退出官方和文献的记忆。许许多多的历史信息，只潜伏于民间的口传心授之中或隐匿在谱牒深处。

产生于明、清之际或民国年间的穆氏谱牒，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穆氏家谱，尽管斑驳杂乱，但对以上发生在播土上的重大事件都有记载。翻着一部部产生于各个时期的穆氏谱牒，让人觉得十分困惑。倘信，则是孤证。志云：“孤证不立”。倘作无谓的表示，那末，面对浸透着人间的烟火、弥漫着历史的烟云，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谱牒果真百无一用？难道这些发黄变质的纸叶仅仅是某个时候，某些人随便的胡言乱语？——谁都没有理由作出这样的论断！因为这样的论断不是唯物主义的，亦不是辩证的态度。

为此，我们将穆氏谱牒中的一些材料整理出来。从这些谱记中，以观穆氏入播的缘由；从这些谱文中，以觅穆氏入播的生活迹象。此外，还搜录了与此有关的其它文章，一并编入文集，定名《穆家川之谜》出版，以飨读者。

选编或收录的文章，都是旧谱或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想法。之所以将不同观点的文章杂烩一锅，或将“孤证”一并托出，意

在改善思路，倾听不同的声音，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开穆家川之谜，缀补穆家川因史志失语而留下的历史空白，藉此丰富遵义历史。当然，解谜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这只是一种尝试，一种意愿；艰巨而繁难的工作，其实才刚刚开始。

杂刍如许，权作《穆家川之谜》的开头吧。

2009年11月13日于遵义

曾祥铎

千年烟云待求索

历史有时很慷慨，留下不少讯息，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让人去领略往昔岁月的风采；有时它又十分吝啬，朦朦胧胧，隐隐约约，许多世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慷慨也罢，吝啬也罢，对于钟情遵义这座名城的人们，如烟或并不如烟的往事，都迸放着非凡的魅力。

—

遵义之名始于何时？意义何在？谈及置身其间的这座名城，常常有人如此发问。

遵义一名，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即公元642年，当时，将播州所辖的罗蒙县更名为遵义县。

“遵义”有何意义？至今仍有两种说法。

一说与汉代牂牁郡（现遵义一带，当时属于此郡）的功曹谢暹有关。功曹是掌管一郡人事并参与郡务的官员。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曾在王莽建立新朝时任蜀郡太守的公孙述反叛朝廷，在成都自称天子；谢暹与本郡的其它几户大姓保境为汉，并派人绕道向朝廷进贡，汉光武帝褒赏他为“义郎”。唐代将以山命名的“罗蒙”更名为“遵义”，有遵循义郎作为之意。明代著名文学家曹学佺及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思想家顾炎武，分别在其著作《蜀中广记》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曾祥铎：1937年生于遵义。读了十年师范，1960年执教至今。中国写作学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副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那片诱人的土地——黔北文学论集》、《黔北20世纪文学史》（以上与人合作）、《漫话读书笔记写作》、《黔北薪火》、《人文遵义》等。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多种书籍，已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



保存在习水民间的穆星天雕像

表明了这一观点。

一说此名出自《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一句，有的志书即持此说法。翁仲康先生在《义郎与遵义》一文中指出了此说之不妥：“唐贞观时的《尚书》中没有‘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只有‘无偏无陂，遵王之谊’。”

罗蒙山在今绥阳县境内，因而唐代遵义县的治所不在现今遵义老城。

二

现今遵义老城成为行政中心，当在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至刚刚过去的2006年，正好830年。据《遵义府志》所引资料，这一年，杨端第十二代世袭者杨轸，“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为湘江。”

穆家川，顾名思义，为穆氏聚族而居之地。穆氏何时来此垦殖的？据穆氏家谱，其入播始祖穆星天，是与杨端同时应朝廷招募来驱逐攻占播州的南诏的，时间是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即公元876年，为杨轸将播州治所迁此之前300年。

穆氏到此之前，是否有或大或小的居民点？《遵义府志·杂记》载：“郡城外大悲阁，肇建于唐之乾符二年。”大悲阁，今朝阳小学即为其旧址。乾符二年，即杨端、穆星天等入播的前一年，播州正被素信佛教而誉称为“妙香佛国”的南诏所占领。按常理，阁的附近似乎应有居民存在。

此前一百多年，唐大历年间，约为772年前后，罗荣也曾带兵入播平叛，罗氏治播百年，没于南诏。其间，未见有罗氏在现城区一带活动的记载。罗荣葬于现忠庄镇之罗家湾，其墓万历年间为杨应龙兵毁，罗氏后裔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在遵义县三岔河建有祭祀冢，至今犹存。

遵义老城，成为聚居之地，应在千年以上，究竟始于何时？一个历史之谜。

三

杨粲，迁治穆家川的杨氏第二代，其世袭期间，号称“播州盛世”。现存的见证，除了文字记载，除了被称为南宋西南地下宫殿的杨粲墓，还有一处始建于当年的建筑：“高桥”。这是遵义最早的一座券拱石桥，名曰普济桥。建于竹鼯溪汇入穆家川处，故又名后川桥，因比当时遵义所有的桥都高，俗称高桥。经过多次重修，桥仍在；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桥的所在，当时是一小聚居点，为播州治所通往四川的必经之地，林木繁茂，风景幽美。桥边的普济寺，其遗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完全损毁，而明代刻于桥边石壁上的两则题刻，至今犹存。

现连接高桥与老城的洗马路，元代曾名为兴隆街。1952年翻修洗马路时，曾于路边发掘出一高约两尺的白石，石上分两排刻着“兴隆街”“至正元年建”八个楷字。至正是元惠宗的年号，至正元年为公元1341年。此路碑1965年以前还见置于路边，又一次整修、加宽该路时，又再度与其它泥石一起被埋于路中，这一重要的历史佐证，不知是否还有再见天日之时？

四

遵义老城有形的完整城廓，建于平播战争的次年，即对播州实施改土归流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当年设置遵义军民府，辖四县一州。城门及城墙遗迹的完全消失，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位于现红花岗广场

的东门，已无人再提起，北门、南门还出现在该处居委会的名称中，西门所在的玉屏路，民间仍习称西门沟。

清咸丰八年（1858年），还在湘江河东岸建了新城城墙，现中华路苟家井天桥西侧新建的高楼下，还可见到仍存留下来的一小段巨石砌成的墙脚。

清代离我们不远，城中的遗迹也在近几十年渐次消失得接近于零。有的地名，沿用下来，且为大家熟知，但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它的本来内涵。子尹路上的协台坝，路名子尹，不少人还知道是为纪念清代的文化名人、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郑珍；坝名协台，一般人已经不知此地曾为遵义府最高军事机关所在，更难以知晓清末极有作为的知府袁玉锡在此兴办遵义中学堂的动人故事。因为缺少记载，缺少考察，多少还活着的名称失去了它的文化内涵，这是历史文化名城一种无奈的损失。

民国年间，中央红军长征过遵义，浙江大学西迁至名城，等等，等等，我们这座古城，还保有多少历史的遗址遗迹？还拥有多少历史的记忆？

历史也是有情的，遵义能冠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就是因为它的厚赐；只要我们不懈地求索，它的赐予还将更为丰厚。

穆星天人播

本文选自曾祥铤新著《人文遵义》之第五讲第一节第三小节。《人文遵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该书为遵义电大校本读物。

穆星天人播，见于穆氏族谱，在穆氏族人中世代相传。多种《穆氏族谱》皆载有穆凤仞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所写之《序》，该《序》说“……迄乾符初年，播州背叛，先命佐臣（讳开封）平蛮弗克，歿于芦村。又于乾符三年继命镇臣（讳星天）南征。承命时，上谕：‘平蛮有功，世司其土。’因我祖建功，杨端举贺谋夺，致我祖父、子及婿（讳蒲江）三命俱丧于酒宴之下矣。圣上宸衷默谕，追谥穆星天为国公，追认祜帝为相公，敕封我祖管阴，立庙享播民春秋两祀，恩赐万帝以千户之爵管阳，子孙世袭，始基湘川之左。”

“开封”即穆星明，“芦村”为今习水县芦村坝，曾建有祭祀穆星明的开封殿，今遗址尚存。穆星天为穆星明之弟，系播州穆氏之始祖。“怀帝”、“万帝”、“祜帝”为穆星天的三个儿子。

族人中传说：穆星天及其长子、女婿遇害后，其三子穆怀帝到长安告状，皇帝鉴于已将播地赐予杨端，而穆星天已死，遂诏令立庙以祀，敕其管阴。此即民间所传的“杨家管阳，穆家管阴”之说。所立之庙，据传即为穆家庙，今红花岗区中山南路幸福巷上端处即为其旧址。

穆氏族谱所载及族中传说虽尚待进一步考证、研究，而今中心城区在杨氏将播州治所迁往此处以前为穆氏聚居之地，却有文献可证。

《遵义府志·土官》据宋濂《杨氏家传》叙及杨氏第十二代杨轸时,说:“尝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为湘江。”郑珍“按语”说:“穆家川即今府治。”府治所在今遵义老城。杨轸由白锦堡徙治所至穆家川,在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此为《遵义新志》所划的杨氏掌播中期“穆家川期”之始。今由西北向东南穿遵义城而过的湘江,杨轸至此以前为何名穆家川?穆家川何以成为这一带的地名?显然此处曾为穆氏经营之地。据《遵义市地名志》,今两城区范围内,冠以“穆家”的地名,除穆家庙、穆家川外,还有穆家山、穆家湾、穆家林、穆家后头等处,是否皆与当年的穆氏有关,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遵义府志·土官》叙及杨氏第十三代杨粲时,也有一段与穆氏相关的记述:“南平彝穆永忠盗据公家田,粲曰:‘穆不道,犯王略,吾为藩臣,可缓其死耶!’帅众讨平之,斩永忠,归其田。”此条记述也来自《杨氏家传》。据《穆氏家谱》,穆永忠系穆星天次子穆万帝的第十代孙,穆氏族人传说是杨氏抢夺了穆氏的土地。争夺土地这一事件,两氏各有说法;《杨氏家传》称穆氏为“南平彝”;如此等等,皆为探讨穆、杨两氏入播或在播的情况提供了讨论的材料。

穆姓源流浅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穆贤华，穆仕贵等修《穆氏星天族谱》时，他们去信北京，咨询北京语言文学研究院汪宗虎教授。汪教授回函穆仕贵，对穆姓源流作了一些解答。标题为编者代拟。汪教授还是《中国姓氏大全》编者之一。

穆仕贵同志，您好！

通过他人转来的信已收到。

陈明远先生一直病休在家中，个人家中的事也较多，年内很难跟他联系得上，故由我回复。我们也谈不上什么专家，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罢了。意见有不当之处，还请多批评指正。

中国商朝的王族姓子（实际上应为“好”），春秋时的宋国王族是商王族的后裔，所以也姓“子”。宋国有个国君叫宋宣公，死后有弟弟“和”继承王位，执政了九年，临死前遗诏传位于宋宣公之子“与夷”，而让亲生儿子离开宋国去郑国谋生。与夷也就是宋殇公（公元前919年~前911年在位）。宋殇公认为“和”淳和贤德，便加谥号“穆”字，所以历史上又称“和”为宋穆公（公元前928年~920年在位）。后来，宋穆公的支系庶子孙便以他的谥号为姓。这是一支“穆”姓，始祖是“和”（见《元和姓纂》）。

又据《路史》记载，“穆”为炎帝之后，相传炎帝姓姜。故姜姓之后亦有穆姓。但炎帝是否真有其人，还很难说。所以这个说法不太可靠，而《路史》也没有说清楚。

又据《魏书·官氏志》记载：鲜卑族的后代在北方地区（今山西、河北以北地区的代县、繁峙、蔚县、怀安、五台、原平一带）八族之首姓丘目陵氏，